過去，有一些著名傳統戲劇演員如荀慧生、吳素秋、宋寶羅等，偶爾在台上演出時，當場表演寫字、畫畫，顯示了他們深厚的藝術修養，很受觀眾的讚賞。

在當時，能在舞台上當場表演書法、美術的，大多是京劇演員。這恐怕是因爲京劇演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要高於地方戲演員的緣故吧？可喜的是，現在有很多地方戲的演員，也能有「台上寫字」的出色表演。

像河北梆子的裴艷玲，在《鍾馗》一劇中，書生意氣，奮筆疾書，乘着大段演唱的空隙，又寫又畫，從容自若，終於在有限的時間中，完成了一幅相當不錯的「賞梅圖」，頗爲引人注目。還有像龍江戲演員白淑賢。她在《雙鎖山》中，雙手揮毫，當場題詩作畫。又要演唱，又要雙手寫字作畫，如果沒有相當的藝術修養，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

「台上寫字」功夫

鄧小秋

文化什錦

過去的戲曲演員，文化修養都不是很高的。在建國前，一般只有貧窮人家的子弟才去學戲，沒有上學的機會。建國後，學戲又強調「幼工」，着重舞台實踐，對文化學習，有所忽視。以致很多表演藝術家，雖然練出了一身好功夫，但是缺乏文學修養與理論水平，很難吸收各方面的知識來充實自己，更難以從理論角度上系統地總結分析藝術經驗與得失。這，無論是從提高藝術素質，還是從振興戲曲的角度來說都很受局限。因此，必須要一支有較高文化修養與藝術素質的隊伍，才能勝任振興戲曲的使命。龍江劇這朵鮮花的盛放，自然得益於各方面的精心扶植，但也與培養出白淑賢這樣的優秀藝術家分不開的。正因爲白淑賢有着較高的文化藝術修養，她才能立足傳統，大膽創造，對於推進龍江劇的發展，起着一定的積極作用。

當然，演戲並不一定都要表演「台上寫字」。但是，作爲一名演員，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學修養與藝術素質。否則，即使有了「藝術家」的頭銜，也會給人說長論短的！

一本錯體書

許定銘

讀書會

艾以（楊義）在《葉鼎洛的生平和創作》中，提到葉鼎洛的第一本書時，說：

《脫離》，短篇小說集，為「綠波小叢書」之一種，一九二五年由上海新文化社出版。遺憾的是，這部書已成絕版。（見《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一二二）

楊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著名的中國新文學專家，以他的條件，應當可以讀到葉鼎洛的《脫離》，只是他走眼錯過了，因爲那是本「錯體」書。

大家請看圖中這本《脫離》，封面和版權頁上都註明是「萬曼」作，事實上那是錯的，這就是葉鼎洛的《脫離》！我持的理由有三：其一、書前的序最後附了「——十四年，新秋，葉鼎洛在上海巡捕房隔壁」。或者你可以反駁：葉鼎洛和萬曼是朋友，代他寫序也是有可能的。那麼請看理由二：綠波社的創辦人趙景深在一篇《答孫席珍兄談綠波社》的散文中，即有「葉鼎洛寫過《脫離》（短篇小說集）收入新文化書社的《綠波小叢書》」。再看理由三：趙景深在短文《葉鼎洛》中說「記得他（指葉鼎洛）最早的一篇是《白郎的一生》」，而《白郎的一生》正收在我這本「萬曼」的《脫離》內！

一本錯體八十多年的書，由許某來更正，信是有緣！

蠟燭的華麗轉身

趙柒斤

愈颳愈烈的金融風暴雖然讓今年聖誕市場的銷售十分冷清，但蠟燭這個特殊「聖誕商品」的銷售卻依然牛氣沖天，這大概就是蠟燭用途星移斗轉帶來的效應。

幾次逛超市，都見捂緊錢袋的「後現代」們在色彩紛呈的蠟燭貨架前挪不動腳步。的確，如今蠟燭的「外觀」較之以往不知要美多少倍，造型也不僅僅局限於纖細的長圓形，呈現出奪人眼球的斑斕多姿。花卉類、蔬果類、卡通類、字母類、果凍類、浮水類、刻字類等蠟燭眞是千姿百態。當然，配合節日的聖誕節蠟燭才是這些年輕人的首選。我瞎猜，他們在聖誕夜點燃蠟燭除了調節氣氛、營造情調外，可能也在祈禱金融危機早日走開。

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雖然沒趕上「照明靠煤油」的日子，但對蠟燭是非常熟悉的。小時候，鄉下因線路問題，夜晚停電或跳閘成了家常便飯，蠟燭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救急電燈」。那時候，我只知道蠟燭的主要用途就是照明，直到我會滿村跑時，才發現蠟燭還有封塑料袋口的功能。見村頭開小店的老寧把一根尺把長的鋼鋸條在蠟燭火上燒一會後，迅速往裝上白糖、食鹽、瓜子等薄塑料口一貼，袋口就封牢了，既方便快捷又美觀大方。讀書後，我才逐漸明白蠟燭和春蠶更多地賦予一種的犧牲精神。也許從那首膾炙人口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開始流行起，蠟燭就在中國人潛意識裡以一種高尚的精神狀態存活着。

其實，蠟燭眞可謂歷史悠久。史料載，蠟燭起源於原始時代的火把，原始人把脂肪或蠟一類的東西塗在樹皮或木片上，捆紮在一起，做成了照明的火把。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出現的蜜蠟可能是今天所見蠟燭的雛形。經過不斷加工和完善，直到一八二五年，法國科學家舍夫勒爾和蓋・呂薩克獲得了生產石蠟硬脂蠟燭的專利。石蠟硬脂蠟燭的出現，在人類照明史上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後來，有人在北美洲發現油田，從石油中可提煉大量的石蠟，從此以後，理想的蠟燭開始在全球得到了普及和推廣。

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電燈的出現並沒有使「一直承擔照明重任」的蠟燭銷聲匿跡，相反，它以另外的一種姿態活在人們的生活中。以前，我總對「蠟」這個漢字心存疑問，從石油中提煉出來，照理應是「石」或「水」字旁，它卻是「虫」旁。直到發現蠟燭成功地華麗轉身後，我不得不敬佩老祖先爲什麼用「虫」字旁。當生存環境出現了變化，它就會飛走開闢新的環境，這也許是祖先在造「蠟」字按「虫」旁的先見之明。這也或多或少帶給我們一些啓示：任何時候「發現」都很重要，尤其在危機當中，善於發現往往就能化「危」爲「機」。

如今，蠟燭已成爲一個情調高手，它不僅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浪漫而富有情調，令我們紓緩緊張情緒，還可以讓我們追思、許願、祈福和遐想。看來，我也得買幾支聖誕蠟燭……

假似眞來眞亦假

——三星堆古蜀國玉石器驚現成都

周 倜

文化經緯

當今古玩市場假貨太多，仿古工藝品堆積如山，你就是偶爾碰見了一件眞品，心裡也犯嘀咕……大約十年前，我逛潘家園時，有幸買了一件玉石雕人物造像，其身高不到一尺，但造型生動威武，酷似四川廣漢縣出土的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心想南方小販只要三百元，肯定是件仿古工藝品。後來請成都理工大學礦物學家張如柏教授用高科技儀器鑒定，他在電話中說，你收藏了一件三星堆古玉石器眞品！

「假似眞來眞亦假」！坦率地說，我的直覺反應是不大相信，後來看到張教授在《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發表的論文《利用高科技手段鑒定古玉的次生變化》與新華社記者的有關報道，明白了我那件寶貝的古玉石材料是一種礦物（透閃石玉），而經過數千年的水浸土埋，它已經完全白化，其表面包膜變成了另一種礦物（六T型的葉蛇紋石）。這種古玉石的次生變化是現代造假者仿造不了的。

從張教授的信函及與成都來訪藏友的交談中得知，最近十多年成都民間收藏家陸續收藏了二千多件三星堆古蜀國玉古器，在北京、南京、重慶、深圳乃至港台地區也有人收藏，但文物部門與公共博物館不承認這些私下流通的高古玉器，因爲它們都沒有明確的發掘地址與出土地層紀錄，很可能「全是假貨」。成都民間收藏家戲稱：他們只承認一九八六年發現的那兩個祭祀坑裡的東西（青銅器、玉器等文物），卻不承認比當年發掘範圍大百倍、當地農民在古蜀國都城數十平方公里內陸續發現的古玉器，你說此事怪不怪？

張如柏告訴我，早在一九二七年（過去報道一九二九年有誤）三星堆月亮灣一農民在挖水溝時即出土了四百件古玉石器，後來部分捐贈華西大學博物館，大部分贈親友或流入市場。「二戰」前後即有人收藏三星堆玉器，不僅中國大陸有人收藏，還流失到海外，在美國、加拿大、新加坡及台灣等地均有三星堆玉器。此事甚至引起正在日本「考古」的郭沫若的關注，他在收到廣漢三星堆玉器照片時大加讚賞，覆信稱讚華西大學博物館中外考古學者：「你們眞是華西科學考古的先鋒隊。」張如柏質問：爲什麼明、清與民國時期三星堆農民偶然發現的古玉器全是眞的，而八、九十年代當地更多的農民在勞動時挖出來的寶貝就全是假的呢？

遠在兩千公里開外的成都民間收藏三星堆古玉器召喚着我們，二〇〇八年夏天北京的幾位「驢友」策劃自駕車長途旅行，便把成都作爲「終點站」。金秋九月，我們一行四人開車從北京出發，途經太原、臨汾、吉縣壺口、司馬遷故鄉韓城與西安，再經近年剛通車的川陝高速，穿過橫越秦嶺的七十多個隧洞與古代「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抵達三千年古城成都。

張如柏曾爲多位民間收藏家檢測、鑒定古玉器，對他們的收藏很熟悉。

成都北郊一住宅小區內，在T女士家，我們觀賞了上百件古代玉石器，居然有一米高的長髮豐乳女媧造像；有眼球突出的縱目玉人頭像；還有六米長的組合玉版太陽輪，由十八塊玉版組合，陰刻人物故事紋，有牛耕田，人拉犁、狩獵、打野豬、釀酒、舂米、煉鐵、鋸玉石、慶豐收、祭祀活動，還有壘城牆、練兵、打仗及王者宴飲、美女舞蹈等生動圖案。在組合玉版上還有多處古代文字符號。

在三環路邊Z先生家，我們看見高約二尺的鳥頭人造像，人頭魚身（美人魚）造像，玉虎撲人造像，牛蛇纏鬥造像，還有一件極爲珍貴的青銅人頭像、金箔面具。

在住在城裡的H先生家，看見二米高的龍蛇頭玉石權杖，其水浸痕跡斑駁，一望可知是相當古老的東西。還有二件組合玉器，人騎馬打仗，上身前傾，作躍進狀。另有一件一尺多高的玉人拉弓造像。

坦率地說，當我看到這些造型奇特優美、工藝精湛、文化內涵豐富、且體積巨大、在中外博物館與古董市場從未見過的古蜀玉器時，第一感覺是驚喜、驚訝、驚詫，即在喜悅之中包含着困惑：爲什麼在幾乎同時期的紅山、良渚等遺址從未發現如此豐富多樣、且如此巨大的上古玉石器？！爲什麼有些玉器在土埋水浸數千年之後仍如此完整、光潔？！我把在兩天之內看到的數百上千件「古蜀玉石器」分爲三類：

第一類，因爲它們的造型與三星堆博物館中的青銅器、古玉器相似，又有數千年土埋水浸形成的古樸感，即使是古玉石器的收藏新手，一望可知確實是老古董。

第二類，其質材既非和闐玉，獨山玉，又非現代盛行的岫岩玉，而是古代有而現代沒有的岷山龍門山玉（即龍溪玉）；其造型又像三星堆「兩個坑」（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面具造像，或紋飾圖案古樸奇特，現代人見所未見，很難想像有人能模仿出來。

我問張教授：古蜀玉器在市場上有沒有仿製品？他說，小件仿品很多，大件仿品甚少，因玉質材料不同，仿品常用岫岩玉、寶興產的漢白玉；現代工藝雕刻的紋飾也不對，缺乏古樸感。聯想到明清瓷現代仿品甚多，若有一件清順治花鳥紋青花瓷瓶，市場上就會有一千件同樣的仿品；若有一件清康熙粉彩花觚，市場上就會有一百件同樣的仿品，而成都民間收藏的二千件古蜀三星堆玉器，卻幾乎沒有重樣的。無論造型、紋飾、文字符號，幾乎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我相信張如柏的解說，相信「第二類」也是三星堆眞品。

在我目睹的上千件古蜀玉石器中，上述一、二類佔多數，而迄今心中存疑的第三類佔少數。

我問張教授：爲什麼有些玉石器如此完整、光潔，幾乎看不到數千年土埋水浸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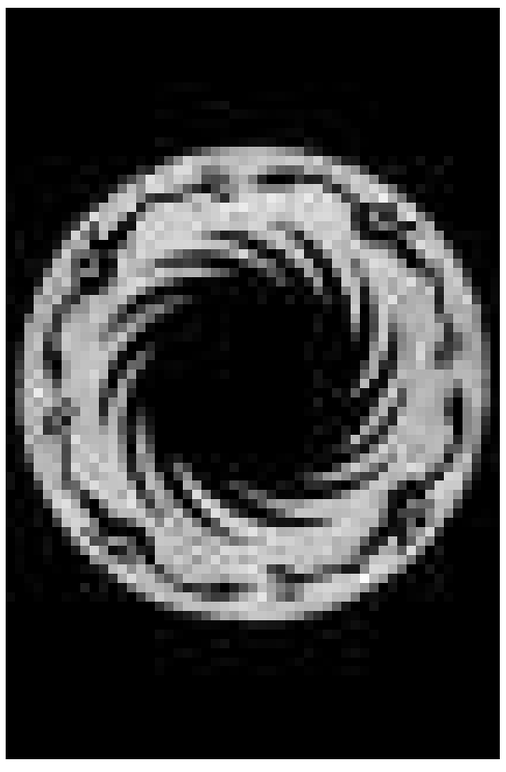
他說，有些古玉，你用肉眼看不見明顯的水浸痕迹，我們用顯微鏡卻可以看到千年的水浸、土浸。

我喜歡與專家「抬槓」，故意說，四川史書上說「南齊」即出土過古蜀玉器，會不會是後代仿製？宋代乃至清代都出現過「仿古熱潮」，那些完整的組合玉版，會不會是宋代仿或清代仿，我怎麼覺得它們不像是在泥巴裡埋了三、四千年的東西呢？

張教授說，大型玉器仿製成本太高，仿製恐不夠成本；仿品玉材、工藝、紋飾都不對，賣不出去。再說，那些奇特優美的造型，那些反映古代社會生活、經濟、宗教活動的生動圖案，現代人從來沒有見過，怎麼可能想像、模仿出來呢？

我繼續「抬槓」說，少數「古蜀玉器」好像有現代美學韻味，如曲線美。例如一件龍蛇飛舞於彩雲間的大型玉器，簡直就像現代藝術小圓桌：直徑八十多公分的大玉璧像圓桌面，浮雕雲紋，其上伸出龍頭龍尾，其下彎曲成三條弧形「桌子腿兒」，想像力極爲豐富，造型優美有動感，你能相信它是三、四千年前的造物嗎？須知唐代還沒發明桌椅，外國皇帝來了也只能盤腿坐在軟墊上……張教授答道：我們往往低估了古人的聰明才智與創新能力……（上）

三星堆出土文物：戴金面罩銅頭像



三星堆出土文物：太陽神鳥金箔（複製品）

苦行者段錫朋

西遇塵

人與事

段錫朋，字書詒，一八九六年出生於江西永新。五四運動時期，當選中國學生聯合會第一任主席。一九二〇年，赴美留學，回國後，任武昌大學歷史教授、廣東大學歷史系主任。一九三〇年，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代理校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病逝。

在當今，段錫朋的名氣不大，原因主要是無著作傳世。但他卻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赫赫有名的「段總理」。他尊崇「陳蕃、李膺等人的魏晉風骨」，並以此爲動力，提倡反帝反封，反軍閥反侵略，積極組織學生參加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他崇拜蔡元培，愛護北大。在五四最困難的時期，他挺身而出，沉毅勇敢，敢作敢爲敢當。段錫朋藉五四運動震醒了青年們的民族意識，使五四運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段錫朋留學回國後，積極投身國民革命工作。抗戰時期，他負責的工作需要一百二十個編制，可他只用了六十人。有人勸他，反正是爲國家辦事，花國家的錢，何必苦自己呢。段錫朋回答說：「老百姓太苦了。」

段錫朋身居高官，克勤克儉，兼愛百姓。他的口頭禪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他自己努力工作，兢兢業業。觸及工作開銷，他愛惜老百姓的血汗錢，不允許有一絲一毫的浪費。即使身體不好，也從不利用職權，開方便之門。他積勞成疾，以他的級別，住院可以住高級病房的，可他堅決住三等病房。在他病危昏迷時，醫生爲了搶救他，使用了一些氧氣。那時的氧氣需要進口花外匯，他醒來後，知道使用了氧氣，吩咐醫生：「外匯，少用一點！」在場者聽了，無不動容。

羅家倫是段錫朋多年的朋友。段錫朋住院時，羅家倫送了一些錢，給老朋友段錫朋買些營養品什麼的。羅家倫深知老友的秉性，特地叮囑老友的夫人，不讓他知道。段夫人勉強收下後，還是讓段錫朋知道了這件事。段錫朋叫夫人把錢送回去，此時的羅家倫已去印度赴任了，不得已，段夫人只好把錢退到了羅夫人手中。

段錫朋無論在工作方面，還是在生活方面，都是一個苦行主義者。即使這樣，他還不忘周濟比他窮的朋友。因此，段錫朋深得朋友的愛戴。

段錫朋去世後，他的朋友羅家倫悲痛欲絕，哭道：「亦儒亦墨亦眞誠，遠識高標兩絕倫；憂患不容余涕淚，我今痛哭為蒼生。」

黑美人

陳紹龍

飲食男女

木耳是挺「色」的，雖黑，卻是個美人兒，討喜。

身輕如翼，說它「骨感」都誇張。一襲黑袍，着一層淡淡的粉底，如此矜持，淑得很，滿腹心思，又與誰人說。

色食紛擾，味蕾肆虐，木耳卻是有低眉順目的內斂，也有坐看雲起的淡定，這等定力像是沒有一定的學養是難以做到的。修煉到這份上，你是斷不可懷疑木耳是大家閨秀的了。木耳什麼樣的大寒大冷沒經歷過，什麼樣的白毛子風沒聽過。參天古木，雪域莽原，與參爲鄰，深藏閨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滋養木耳的，是東北那旮旯攥一把便能流出油來的黑土。

所有的堅韌和忍耐彷彿也只是爲了等待，像蕾，風拂着它，陽光沐浴着它，守在季節裡，等待着燦然綻放。木耳等的是水。淚也罷，雨也罷，有濕漉漉的情思，抑或如潮的幻想，打開心苞，懷春的希冀便悄然地生發開來，這也不免應了那句「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的老話來。綢絲般滑潤細膩。玉石般質感高貴，裙裾翩然，依稀有暗紅的邊，像新潮的女孩髮間着了彩，木耳出落得如此動人。

水泡木耳，美人出浴。一如樂起，它哪裡還剎得住步子，黑裙翩躚，多了幾分張揚，添了些許放浪，投懷送抱，盡興酣然，卻又不失高雅的身份，這等拿捏得恰到好處，非木耳莫屬。木耳舞池裡「大衆情人」的角色討食客們的親睞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木耳炒菜的多。木耳炒豬肝，炒腰花，炒肉絲，也有炒雞絲炒肉鬆的，炒青椒，炒土豆絲也行，想想，無論葷素，木耳與諸菜合，似乎炒什麼菜都可以放點木耳的，只是炒時要瀝乾水分，像斬斷它所有的情思讓它認嫁了事。要不，木耳性烈，哪有從你的意思，沒準會從鍋裡「叭」的跳將出來。

木耳味甘，養陽清熱，和血上血，有食療作用的食物總是討喜，父親常做木耳芝麻飲，做法挺簡單，他戲稱之爲「小二黑結婚」，也就是讓炒香的黑芝麻和黑木身耳放一塊煎熬，湯出放上白糖便行。父親髮質好，他堅信「小二黑」有專治「鬚髮早白」的功效。

燴菜放木耳當然好，我們家鄉有一道「雞絲燴粉皮」名菜，廚師是不忘放點細碎的木耳的，不只味口好，也好看。「雜燴」也不會少木耳的。色香味，中餐講究這，色在前，有誰比木耳更「色」的呢。

涼拌木耳，木耳便是主角了。「拌三鮮」是木耳金針菇加海米，金菇和海米自然是配角。涼拌時將木耳焯過瀝水，放些蒜泥、麻油、薑末，再加上鹽、味精和少許糖，鮮美，滑膩，有嚼勁，滿口香。要是放些千張胡蘿蔔絲或是辣椒絲一塊拌，那眞是「色」全「色」美了。我在一位好朋友處吃過這道菜，那味道，咳！縱是有人在嘴上打一巴掌，也不會鬆口。

那天小城幾個文友來家中神侃，一時忘了時辰，抬腕看表我慌了神。近午，沒買菜呀。我說「下館子」，文友不讓，有麵條就行。哪能呢，打開冰箱，還好，有雞蛋，肉絲，還有一大包木耳。我讓文友先聊着，便打起了這包木耳的主意。雞蛋炒木耳，木耳炒肉絲，涼拌木耳，蝦米肉絲雞蛋雜燴，再加上木耳肉絲蛋花湯，「四菜一湯」，挺健康挺廉政挺標準的。文友驚訝。木耳總算沒讓我難堪。美人，替我掙足了面子。謝謝噢。

喜歡格言

言止善

人生在線

格言，詞典上的解釋是，含有教育意義可作爲準則的話。這些話，或可以令人警醒，使其迷途知返；或可以催人奮進，使其勇往直前。「顏色會褪，廟宇會倒，帝國會垮，可是明智的話卻是不朽的。」人們喜歡格言的道理即在於此。

大家熟悉的《論語》，記錄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話，其中不少成了格言，因爲它們已和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李零新著《去聖乃得眞孔子》結尾部分抄錄了孔子的十段話，他說這是「我最喜歡的」。他接着說「這十條，都是針對知識分子。孔子反對虛僞，我喜歡。孔子主張與人爲善，盡量體諒別人，防止對人有偏見，我喜歡。孔子反對鄉愿，好惡不以輿論爲轉移，我喜歡。孔子反對拉幫結派，我喜歡。孔子強調獨立不阿，我喜歡。」讓格言在胸中產生共鳴，李零找到了大樂趣。

閱讀時，我常把些喜歡的句子摘抄下來，建立起自己的「格言庫」。隔一段時間，我會整理一次。每次整理，都有新的收穫。效仿李零，我也抄幾段來與你共享。「生活不在於掌握一手好牌，而在於把你掌握的牌打好。」（比林斯）「生活教會了我思考，思考卻沒有教會我生活。」（赫爾岑）「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巴斯德）「憤怒以愚蠢開始，以悔恨而告終。」（德克爾）「有錢買能用錢買得到的東西很好，不失去錢買不到的東西更好。」（洛里默）「我走得很慢，但我決不後退。」（林肯）「一條鐵鏈的堅固程度取決於它最脆弱的一環。」（柯南・道爾）「人可以爬到最高峰，但不能在那兒久住。」（蕭）「即使是金子做的鐐銬，也沒有人喜歡。」（海伍德）「愛情不在於相互凝望，而在於朝一個共同的方向往外看。」（聖埃格楚佩里）「距離使景色迷人。」（坎貝爾）

時代變化了，語言變化了，格言的形式也可以發生變化。譬如，孔子說：「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現代人講：「白貓黑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兩種表達方式，相隔了兩千多年，主要意思卻差不多。

格言不一定來自學者、老者，只來自生活中的思考者。譬如網上流傳央視女主持人沈冰的一句話：「不試圖像男人那樣學習、工作；不總是像女人那樣學習、工作。」我體會她的意思是——我作爲一個女人，不但要保持女性的特點，也可以嘗試去做通常只有男性愛做的事。她大膽去解說世界杯足球賽，得到好評。在這個過去只有男性涉足的領域裡，她開闢了自己的生活天地。

受她的啓發，我也嘗試拓寬自己的情趣。我雖不是廚師，但也參照食譜，去採購原料，自己切，自己炒，弄出幾個菜。平時，可以改善我的口味；朋友聚會，可以多一個助興的節目。我雖不是作家，但也可以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形諸文字，以文會友。我快樂抑或也能讓別人也快樂。

格言影響了我的生活，生活便由平淡變得多采起來。每次讀到好的句子，就像聽到好朋友在談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